





余舊藏學齋佔畢係叢書堂紅格本惜已缺其下
 二卷無從鈔補頃我友伯子千里從揚州歸携得舊
 鈔學齋佔畢二冊行款與叢書堂本異即詞句亦多
 殊者就二本核之似頗本為勝然首缺序并卷一第一
 葉上半葉未敢以他本遽補之適訪周文香嚴問及
 是書以殘宋本對越日請觀止有第一卷是宋刻其
 第二卷已屬鈔本遂乞千里影寫足其所
 蓋此鈔本實出自京刻故行款邊幅多同始信
 古書遇合真可遇而不可求也至於周本佳處余手
 校於叢書堂一本上茲冊不須點污矣堯翁識

序及第一卷首半
書處所藏殘本
序補足時方
病
脫力處弱未能求
也越十日裝成
觀因記乙丑九月
潤齋居士書



昔人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云舊書不厭百
回讀孰讀深思子自以此則禮經齒子記之呻其佔畢
而多其訊也君子之於子思則得之故中庸謂博學而
謹思明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余
少之時將來多能蚤夜孜孜以讀書有疑隨即疏
而思之遇有所得質之於師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
之積久成編弗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蓋欲告諸同
志而共定之也故哀爲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
亦可見其願學之勤讀書之詳不爲苟且以自憚也
其或矜其僞舛而忠誨之尚毋金玉其音淳祐庚戌
吉月陽朔後學眉山史通祖
長書于梓漕極堂

學齋佔畢第一卷

凡二十八則

易太極兩儀生四象而不及五行太極圖先五行後四時

或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不言五行周子太極圖云无極而太極一動一靜而生陰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何與易心戾也余應之曰不相戾也易是河圖數四十五七無成數五行不備故不言行然五位相得而各右合至五十五而土之生以數備為洛書數故以九為初一口五行是也易雖無五行字而五位字即五行也故曰得而各有合蓋天一與地六合為水居北地一與火居南



天三與地合而為木居中央此五位者乃五行也易有太極兩儀生四象以天地生四方言其體也極圖以兩儀分陰分陽變合而生五氣以行四時者言其變化之用也雖言五行而繫曰四時矣五行以土而分旺四時亦由五常以信而分配四端五行相生者也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為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必次於季夏之後而孟秋之先蓋冬為水水生木為春春為木木生火為夏夏為火火生土而克金而土實生金故次中央土於季夏之後使火生中央之土而土生金為秋而復生冬之水也是極圖之妙用土能生金亦如五常之信

近於義耳與于者當以理推之

土居中央王於季夏之後

或曰子謂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次於季夏之後孟秋之前則與極圖水火木金土之序不合而子謂乃極圖之妙用何耶荅曰朱子之義詳矣其言曰以質而論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論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也且橫渠張子亦謂土當王於夏秋之間此乃坤奠位於西南而易係所謂相見乎離致役於坤說言乎兌後天八卦致用之序則五行之妙又顯然於易係矣

無極之太極即易有

周元公無字而太極一句朱

子美之詳矣而象山

陸子靜獨以為無字分明只

老氏之言與朱文公

強辨往反十餘書凡數千言竟不以無字為經言余

因作太極圖演義舉易係辭本注謂夫有必始於無

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

太極者也又云太極无也此即周子所云太極本無

極也是周子本諸經旨自有太極一句而言非自立

無極之說也一時諸儒皆服余之舉經注為證則陸

象山數千言不辯而曰明然尚有以易字非無為疑

者余因舉蔡節齋淵得文公晚年之說以證之云易

有太極易者變易也八子所謂易無體也太極至極

也言變易即體而有二極之理此言無而有之確論

也又曰夫子言有者二易而為言主易則易無體故

曰有生極則極有形以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

此有無玄根而有必始於無之證也或者又以陸氏

言易書不曾以無字加有字及有字不與無字作對

為疑余應之曰易書以無加有不是一處如地道無

成而代有終是以無加有而為對也又有无妄然後

可蓄伊川又謂无妄則為有實則又以无與有為對

體未嘗以老氏之說闢之也至如係辭云易之為道

上下無常而終以既有典常則龜山解以始雖無施

而可終亦有時而用是又以無加有而有無為對也

豈老氏無名有名之說哉疑 咸喻矣

稱物一施

遂寧府六、小朔直學張季、講易係乾之策二百

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當期之日二篇之策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以為四營成易乾
老陽之數九為策三十六四其九為三十六是乾策
也坤老陰之數六為策二十四四其六為二十四是
坤策也以乾之老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三十六
衍之則積成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以坤之老陰一百
九十二每爻以二十四衍之則積成四千六百單八
此乾坤二篇之策總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老陽
老陰乾坤大父母九六之策推筭也若以六子之策
推筭亦可蓋震坎艮之陽其數七四其少陽七數為
二十有八以乘陽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五千三百

七十六策也巽離兌之陰其數八四其少陰八數為
三十二以乘陰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六千一百四
十四策也此以六子少陽少陰七八之數推之亦合
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雖康節漢上推演之數然
舉之的切矣惟是當萬物之數一語以為特舉其盈
數而繁論之却未精密余嚮作五量銘及易庵記凡
再舉而言之今請再舉易象稱物平施一句以推其
妙蓋稱即后世稱字乃權衡也今之稱自銖而兩而
而斤斤而三十六為一鈞銖者殊也萬物散殊也兩
者以數言之則兩地二地四之數而為六六者坤數
也兩其六而為十二象月數也兩其十二為二十四
象二十四乃坤之二十四爻之數而應一兩二十

四銖之數入兩八卦之數為十六而應一斤十六兩之數凡一斤十六兩計三百八十四銖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三十斤為鈞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以當萬物之數鈞者均也孟子所謂鈞是人也是矣言平均以當萬物之數耳故賈誼謂大鈞播物垧北無垠其曰大鈞播物即稱物平施耳至後漢天文志云中外官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物咸得係命焉則其以星數而證物數精且切矣

八卦四晷之數

或問曰子之五量銘也以三十斤為鈞象一月之日數又以四鈞為石取之以四時凡重一百二十斤又為

十有二月之象而復歸于子於銖數得無差乎曰不然也吾之所舉以斤數而論故繫舉四鈞為一年之月數若夫以銖數而準日則是積三十二年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乃是八卦有四晷之日之數蓋老陽之數四九三十六老陰之數四六二十四少陽之數四七二十八少陰之數四八三十二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合凡六十以六乘之得六六三百六十當晷之日少陽二十八少陰三十二合亦六十若以六乘之亦得六六三百六十亦可當晷之日凡八卦有四晷之日孔子止言乾坤之策舉其一而四隅可推所以不言坎離震巽艮兌之策只言乾坤而六子可知矣由是以知八卦有四晷之日四而八之為三

十二年則一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為萬物之成數
若以四鈞為石而當一年之數則亦合於此蓋有歲
陽歲陰陽年子寅辰午申戌年是也陰年丑卯巳未
酉亥年是也陽年取四陽卦乾之九數震坎艮各七
合二十一加乾之九為三十即當一鈞三十斤之數
四其三十而老陽少陽之數足矣陰年取四陰卦坤
之六數巽離兌各八合二十四加坤之六為三十亦
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陰少陰之數亦
足此應八卦有四晷之數也

中孚起於甲子非卦起於中孚

或者又問曰子之易地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
卦為六十凡三百六十五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

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此說當矣但節之後中孚等
四卦以為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
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
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
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
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
十四卦始於咸常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
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
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
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
六十卦為六六三百六十五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
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

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
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
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
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為十一月之
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
五之數為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年
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
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
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
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未濟坎離玄體
為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在於四時故四之以
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

凡六十日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以三乘倍易數起律呂之妙

世儒皆知祖康節之學以四數乘倍筭易以為得四
營成易之妙而鮮有以三數乘倍之為尤妙也蓋三
乃太極函三為一大衍掛一象三才之數天一也三
其一而為三才地二也三其二而六爻三其天三則
應洛書九疇之數矣三其地四則應十二月周曆之
數矣三其天五之中數則為河圖十五錯綜之數三
其地六之中數則應十有八變成卦之數此乘倍為
易數也至若太極函三之數則行於十二辰而為律
呂相生之法始動於子黃鍾之宮子天一也參子之
一於日而為二參田之三於寅而為九參寅之九於

卯而為二十七參卯之二十七於辰而為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而為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為七百二十九參午之七百二十九於未而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參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於申而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參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於酉而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參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於戌而為五萬九千四十九參戌之五萬九千四十九於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乃前後漢律歷志注以為京房六十律相生之妙而為陰陽變化之備數焉以三乘倍精密有如此者

三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其有之日

世舉知以四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其有之日矣亦鮮知三數乘倍之尤精也蓋伏羲始畫八卦皆只三爻及因而重之方為六爻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今以三爻之數乘乾之策三箇三十六合為一百單八又以三爻之數乘坤之策三箇二十四合為七十二二篇之策計一百八十若以倍數言之則合因重六爻之數二篇之策合凡三百六十當其有之日而應易係之說蓋天傳作於因重之後以三乘倍起於初畫之前也

三數乘倍八卦陰陽以成歲功

世舉知以四乘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為三百六十而成歲功矣然亦鮮知三數乘倍之為尤精密也

八卦始畫皆只三爻先當以三乘之乾之數九老陽之數也三其九為二十七坤之數六老陰之數也三其六為十八合成四十五應河圖錯綜之數震少陽之數七三其七為二十一巽少陰之數八三其八為二十四亦合成四十五亦應河圖錯綜之數坎少陽之數七離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艮少陽之數七兌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三其八卦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數合凡一百八十謂三箇為四十五又三箇六子少陰陽計凡得三甲而為一百三十五合凡一百八十也

於余之積筭也

天生神物

易係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余嘗考神物莫著龜若也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網著網即叢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著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五十虛一之數又龜殼無間巨細背上中間一行五窠以應五行兩岸八窠以應八卦裾兩邊二十四窠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為地凡十二窠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計四十九窠即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著龜之所以為神物

也卜筮以定吉凶淵乎哉

天地數止於九

張橫渠曰天地之數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
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
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
姑為五之耦焉耳此係辭精義天一至地十之解也
或有問余曰數止於九是天一至天九凡四十五為
河圖之數明矣若不加地十之數則洛書何以為數
五十有五耶予應之曰然此正揚雄所謂五復守於
五而橫渠所謂十者為五之耦合於中央而為五行
之成數以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耳若夫天地自然
之數則止於乾元用九三而三之歷十二辰至於十

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之起律起曆而萬物之
數大備無復加矣土無成數故坤止用六而云地道
無成而代有終也且洛書之數雖曰五十五而箕子
推洛書以明洪範只止於九疇而無復十數故九疇
次五曰皇極以為用中之數謂前四後四則五皇極
居中皇極乃大中也若過九而加至十則五之極焉
得為中耶問者喻而退

易文二五為上下體之中

或問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
近也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
功其柔危其剛勝伊川指以為謙六四居多懼之地
在賢臣之上張橫渠以為柔之用近又以為進德從

義必精矧如二先生指以為謙之一卦何故言多字
又謙之六四曰无不利撝謙初不言懼為疑余荅曰
是固然矣然又當主居中而為說逐卦皆然故曰多
不必專指謙之一卦二先生舉一卦而言之他可推
矣蓋每卦二五兩位二為下三爻之中五為上三爻
之中二與四雖俱為陰耦之數然二居下體之中而
多譽陰為柔故曰其用柔中也四則居上爻之初牽
於柔而不及故多懼也五居上體之中而多功陽為
剛而剛得中也故曰其剛勝耶三則居下爻之上而
過亢故多凶也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必憂
乎過與不及必協於中而求為多譽多功非要譽要
功也以進德也故橫渠以為進德徒義必精其說當矣

易係卑高義

余昔侍坐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
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
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解莫有及者
其各思之余退而精思終夕翌早復於先生曰此豈
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歟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
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
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為臣位在下第五爻為君位在
上也孔子係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
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

乾復仁字

先儒謂仁如桃仁杏仁之說蓋本於碩果不食故生

生不窮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不是死底物事故碩果不食遇一陽而便復如桃李核子裏的人種之即生故謂之仁易六十四卦惟有復卦及乾卦言仁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此克己復禮為仁故獨許顏子一人而已六二休復以下仁也謂當休養生息以厚仁之發用如乾元為善之長而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以行之是自復而至乾六陽全體妙用皆歸於乾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太史公謂堯仁如天極於全體也

雷風恒風雷益

余講學規至遷善改過余因舉朱文公謂風雷益者莫疾乎風莫決乎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或有問曰風雷益與雷風恒何故在大象異義子應曰雷震位風巽位先震而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天風雷益則是先巽後震此為變動故君子體之以遷善改過耳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範也余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為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寔成於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為正矣

經言

漢栢寬著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又引孟子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
不見所出又劉向乞封甘延壽等疏引司馬法曰軍
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今禮記中自有此
句向號博洽乃捨經而引兵書何耶

逸詩句

論語子夏問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何謂也今考之碩人詩中無下一句或曰此乃刪去
也余曰不然刪詩為三百篇恐不刪句又況夫子以
繪事後素而答子夏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而美子夏禮後乎之說似不應刪此句蓋詩經秦火
之後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

耳余既為此說矣後觀三山陳善子兼著捫蝨新話
論及素以為絢兮一句以為孔子刪去且謂子曰繪
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為禮夫君子不可斯
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為後乎此其害禮者
惟子夏知之故子曰起予者商也今詩中無此一句
是夫子因而刪之矣噫陳善之說何其無稽也今考
論語古注云絢文貌初不以絢比禮又注謂孔子言
繪事後素子夏聞而備知以素比禮又注禮後乎初
不以素比質今以古注證經則是子謂繪事後素蓋
謂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則素以為絢
兮一句正是一章之結語要當其義與衣錦尚褻惡
其文之著也意合孔子以後素而發明子夏以禮後

而荅問而孔子以為起予揚龜山謂非得詩於言意之表有所不能朱晦庵語解亦謂素以為絢兮一句此逸詩也豈可謂之刪去耶陋儒穿鑿經旨以傳會其臆說負不自量也

魚須笏辯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珠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班謂以魚頰文飾竹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誤至馮鑑事始乃謂球玉為珠玉不知珠豈可以為笏耶又謂大夫用魚鬚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為鬚於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本義而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公王遣秉魚鬚笏以鬚對頭失之甚矣又漢制列侯夫人以魚須為櫛長一尺為簪珥則直以魚須為象耳尤可笑也

君子懷刑

論語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為畏法竊嘗妄謂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為繼切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刑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効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

朔月吉月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注云朔日也而乃謂朔月蓋月朔之反辭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比也又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注謂吉月月朔也如

詩二月初吉注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朔月也

滅威異音

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注威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威武劣反音滅滅亡列反
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亦多有設作滅字者矣

與命與仁別句

論語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右注及諸家皆以為三者子所希言余獨疑之利者固聖人深恥而不言也雖孟子猶言何必曰利況孔聖手故魯論中止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及小人喻於利之外深斥之而無言焉至如命與仁則自乾坤之元孔子文言已釋為體仁矣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曷嘗不言且考諸魯

論二十篇問答言仁凡五十三條張南軒已集為洙泗言仁斷之曰言矣又命字亦言之非一如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曰亡之命矣夫又曰五十知天命又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幸短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豈不言哉蓋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別作一義與者許也論語中與字自作兩義如吾與點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與其進與其潔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義之與此吾不與易也吾不與也等字皆其比也當以理推之

義利兼言

或者又曰子既言孔子不言利而言仁舉易四德文

言為證何故亦言利者義之私余應之曰此正深斥
利字也聖賢言利必兼義而言之故文言謂利者必
得義而後和舍義則四德之利字無所主而係辭又
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於利上必欲辭正言
順方為義於語則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思
子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好仁而
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辯曰故治國者不以利
為利而以義為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章
合仁義以賤利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實
繼大學末章之章指也孔孟之傳淵矣哉

孟荀揚言性之所本

孟子性善之說實本於孔子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朱文公謂性善之理至孟
子而益明其源實出於此是也蓋聖賢之學必有所
本繩祖謂孟子學於子思本於孔子係易及中庸大
學之書故道性善得其正也及荀卿言性惡揚雄言
善惡混意其亦必有所本及觀告子問性然後知荀
揚二子之說實本於告子也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
柤棬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柤棬謂人性本無
仁義若杞柳本非柤棬必強用力矯揉而後就荀子
得其說而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至傳於李斯遂
指天下之人為惡嚴刑峻法以待之極於大亂之道
斯固孟子謂禍仁義者必子之言明驗矣告子又謂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揚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也善惡混其害至於莽移漢祚莫知適從而著劇秦美新以贊之斯又體認不明之甚則又孟子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明辨哲也孟子序謂有外書四篇性善辨居其一惜其不傳若夫荀揚則醇未見其大而疵豈小耶當反韓子之言而云荀與揚小醇而大疵也

詩人風刺

龜山楊中立語錄云作詩者不知風雅之意未可以言詩蓋詩尚諷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所補若涉於訕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時人得而

罪之若是伯溥詩則聞者自然感動謂明道也予每味此言以為深於詩教因筆其一二以發明之且詩之六義以風為首國風之作下以風刺上也如君子偕老刺衛夫人淫亂不過盛陳其副笄六珈象服是宜而終之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而已如叔于田之詩刺莊公而反言叔也洵美且仁且好且武而巷無居人以從叔且叔豈仁且好哉言人之從之以微婉見意而已如株林之詩刺陳靈公馳驅以淫乎夏姬也夏南乃夏姬之子不曰從夏姬而曰從夏南蓋禮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為友言從夏南而事可知矣此皆溫柔篤厚意微而旨深語類尚多難徧舉也如東坡則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故不深於詩只如作

唐韓文公廟碑可謂發揚蹈厲然作書紙佛譏君王
一句大有節病君王豈可譏耶三百篇詩只有刺而
無譏如刺者與譏字義不同詩注云風刺謂譬喻不
斥言也豈譏斥之謂歟若改譏字作規君王取沔水
規宣王之義豈不善哉當有知言者不以予言為陋

稷契永世臯夔絕世

孟子謂擇術不可不謹信哉斯言余嘗於聖賢事業
而有感焉堯舜禹授受以有天下蓋舜以孝絕德禹
以功絕德矣而唐虞在廷稷契臯夔為四大臣亘古
今萬世以為言今細紆之稷以播時百穀烝民乃粒
而極天下之飢后世通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孫子
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匪

獨此也篤生文王文公周公傳聖道於天下后世遂
郊祀后稷以配天周公於六經遂為先師此教民稼
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在寬使百姓親而
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而賢聖之君
六七作不寧惟是篤生孔聖傳道萬萬世為斯文宗
主升為大祀此敷教之功用也至如臯陶亦以謨絕
德矣然以明刑弼教故雖淑問如臯陶而后世卒不
能有天下左傳又載臯陶廷堅不祀則以刑名絕世
雖臯陶尚耳況不臯陶若者乎后夔制樂以和神人
教胄子可謂有益於教然左傳亦云有仍氏生女而
美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而承心謂之封
承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則以聲色絕世雖后

夔猶爾况不后夔若者乎稷契萬世而祀臯夔繼世而絕擇術之不可不謹如此

詩人詠物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也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傳黃朱果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不可他用也

傳注奇語

羣書注疏解說多有奇語異事不可忽略看過如鄭氏月令注引農書曰土上冒橄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

歸中此數語甚奇又如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織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凌尊見於周官太祝注又漢司徒府有大會殿亦云百官朝會殿見於周禮朝士橐人注又漢璣槃見於周官典瑞注此皆史事而見於經注蓋鄭玄于寶皆漢人故引用與今云云皆漢事也至如經事而見於史注則前漢志舜修五禮五樂顏師古注謂尚書五禮五玉五玉即五瑞也伏生年老聲之訛耳且列五樂之名之用於其下甚詳經史可以互見故不可忽至如李善文選秋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亦可以見亡書之語

笛見於經

宜黃李郭子經博洽之士也綴緯文瑣語其間云馬融作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羗起而風俗通以爲漢武帝時丘仲所作則非出於羗人矣然西京雜記高帝初入咸陽宮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漢前而有笛賦不始於武帝時丘仲所作此李子經之辨足以破世俗之疑矣以余觀之馬融之妄固可嗤李子經亦爲未詳余攷之史記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世矣藉曰太史公之言未足以深据蓋不觀周禮笙師掌教鼗竽笙塤箎簫篪遂管以教械樂鄭司農注謂篪七孔音池而杜子春謂讀遂爲蕩滌之滌六孔即笛之古字也經言可證如此後世不深考而爲說紛紛可勝歎哉

立人達人

論語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者自立之立非成立之謂如三十而立如有所立卓爾之立達者達德之達非聞達之謂如子所云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爲達言已欲立欲達必以此望人猶盡已推已成已成物之謂今之士夫每於干舉干闕則必以立人達人爲辭是可羞惡也

仕學先後

李主簿有傳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何故不首言學而先及仕余答之曰重在學也政恐其仕之優則廢學故先曰仕而優則無廢於學又恐其學未優而入仕故次曰學而優則方仕此政濼雕開

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李曰善

利人利己

禮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所謂利者蓋利人也非自利也今之君子反是何必事君者其事長亦然揚文之名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皆是也否則繼之以怒而勃以泣名矣可歎也

夏屋非屋宇之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幘幪也則誤以為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夏大夏已差忒矣

儒釋老之異

易係辭云生生之謂易生生兩字疊言之此大易之妙而吾儒根極用功處易者變易也所謂生生者變化無窮生意不息才終於冬復生於春才盡於剝旋生於復靡有間斷人之一身消息盈虛死生得喪萬事萬變無出此理而道家者流乃謂修證長生若使人皆長生而不死物皆長存而不亡則一氣之消息盈虛滅矣勢無此理也釋氏又謂證無生忍法經云不生不滅則是使天下皆絕生意人人物物塊然如死灰槁木豈有是事哉方之吾儒生則烏可已之言生生之謂易之語蓋覺夢之異也世之昧者捨正學而流異端何必昧者皆然雖儒者亦間溺其說矣哀

哉

中庸大學言小人各有闕文一字

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蓋承上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為正大學末章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朱文公章句云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今以文理推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言為不善之小人也何以知之大學第六章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學卒章彼為不善之小人是蓋復第六章小人為不善之辭亦猶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亦以復上句小人反中庸之語耳此兩字乃小人的切之要故詳明之

詩諱國惡

洪氏容齋隨筆謂元稹連昌宮詞有規諷勝如白居易易長恨歌然余竊謂前賢歌詠前世之事可以直言而當代君臣則宜諱國惡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蓋為國惡諱也司敗曾不知之乃云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何其謬哉唐明皇納壽王妃楊氏本陷新臺之惡而白樂天所賦長恨歌乃謂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

未識天生麗質難自弃一朝選在君王側則深沒壽
邸一段蓋得孔子答司敗之遺意矣春秋為尊者諱
此歌深得之

致知格物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
融貫處蓋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可
以致其知求諸孔聖之言惟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栢
物也察其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凋是欲格其物理
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為真致其知矣何以
見其格之正如禮器所謂如松栢之有心居天下之
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為得氣之本
而歲寒後凋矣是也

學齋佔畢第一卷

學齋佔畢第二卷

凡三十六條

瑟先於琴

諸子之書最有害道而無稽者如韓非子書有云齊宣王問巨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弦為大聲以大弦為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為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余涉獵至此大哂之烏乎非何為出是言且魯論一書孔子所言諸弟子所述言瑟而不言琴如孔子取瑟而歌曾點鼓瑟希由之瑟奚為於某之門而非乃設巨倩之辭以為儒者不能其誰欺乎或者又曰夫六經言皆兼琴瑟而孔門言瑟而不及琴何也曰示有先也舉瑟而琴可知矣亦猶六經兼言鳳皇論語止言鳳而不及皇蓋言

瑟而琴可知言鳳而皇可見矣按世本曰伏羲作瑟黃帝作琴之作後於瑟也又按爾雅注疏琴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為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詳此則見先後之序又如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如鹿鳴首章則曰鼓瑟吹笙其三章曰吹笙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義可見矣又禮記曰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也注謂此雅淡之樂世本又謂瑟者潔也使人精潔其心淳一於行而尸子亦謂夫瑟賢者以其義鼓之雖有暴君為之立變則尸子之審音過於非遠矣因並識之以洗韓非刑名之陋

一飲食衣服今皆變古

飲食衣服有生所不免也去古愈遠錯繆日甚姑夷考而筆其一二以勉學者余嘗觀張橫渠語云曾看相國寺飯僧因嗟嘆以為三代之禮盡在是矣誠哉斯言也余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盡得橫渠之所以三嘆蓋其席地而坐不設椅卓即古之設筵敷席也未食先各出蓋孔子鄉黨所謂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朱文公注云陸氏曰魯論瓜作必蓋謂古人飯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孔子雖薄物必祭祭必敬如齊嚴此聖人之誠也又禮記及左傳有云子曰吾食祭少施氏飯少施氏遇我以禮吾祭作而曰疏食不足祭也古人以此為禮今之腐儒匪惟不能祭見

有學者行之則指以溺佛為笑是不曾讀書也而反使髡徒得竊吾教而堅持之又終食之間寂然無聲此又髡徒得子所食不語也只此三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拏如猿獠者有之吼詈齋僕庖人者有之打損器皿者有之言談喧笑視飯僧為有愧也匪獨士人嘗出入制總兩宮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嘆邪至如衣裳冠履則又乖甚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止以幕尊壘瓜果之用不以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虞人則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士有簪導方為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幪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鷄閑居則有

竹皮鹿皮之類比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稍加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籬白葛漉酒之中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而已至於近代反以巾為禮而戴冠不巾者為非禮又朝服幘頭乃後魏欽製乃後施長脚以別伶優之賤以至於今士夫安之曾莫議其非者以至於履寫則古有履有屐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為靴而至今服之本朝徽宗宣政間嘗變靴為履矣至高宗時務反宣政之失仍變履為靴此由秦檜不知書而止知有北狄為國是也然冠履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以堅執不變凡閑居則以巾履冠及謁見士夫并行科升章則簪冠

而徹中穿窬是三代之制尚於羽士見之至如上衣
下裳各為長短之制衣才至膝裳乃裙也今之祭服
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為橫幅而綴
於下謂之襜之公裳是也則戎狄之服也是數者學
士大夫皆安之而莫或建議革之匪俗性不欲革之
至如慶元間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履而為
恠服妖服烏手可不哀哉痛哉姑筆之以俟好古博
雅知禮通方之士而正焉

孔子誄

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
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慤遺一老俾
屏余一人以在位焚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焚無自
律檀弓乃云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
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使記孔子世家與左
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
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慤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
與史記異夫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况其下者
乎

成王冠頌

家語冠頌篇周公命祝雍作成王冠頌曰達而勿多
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畜於時惠於財親
賢而任能其頌曰今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志王幼志
心是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而晉張華博物志乃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

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侯，近於義畜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擢顯天常，耀以奉皇天之嘉祿，其不同如此。不知張華何所據，而與家語異邪？然余攷六經中三代時嘗常有先帝之言，秦以後方稱先帝，則華為失據矣。

麥秀之歌

史記箕子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不與我好兮。世皆熟之矣。然余嘗討論尚書大傳所載，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蘩，蘩兮禾黍之蠶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

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尚書傳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歌蘩字蠶字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蘩兮。注：麥芒也。字之稍差，不為要切。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大傳以為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為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抵牾邪？

龍蛇之歌

史記世家：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去，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然不見處。余嘗觀劉向新序，乃云：子推之詩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入深淵，得其安所。有蛇從之，獨

得其雨遷與向相距不遠且向號博洽羣書所載不同如此故並錄之云

坡詩不入律

黃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况可謂小矣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曹鄴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絕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為變風矣黃又嘗謂坡公文好罵謹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追古人信斯證也

漢遺文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甚多今略舉其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鷄神文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徠歸徠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塋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載於張華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明誠金石錄亦遺此也如董仲舒日食祝見於周官太祝注此皆文辭簡古不可缺也故錄之以資博識之士有攷焉

唐遺文

唐文多有遺軼要切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清便富艷有南朝徐庾體因效之為桃花賦今皮之

桃花賦尚傳而宋之梅花賦乃不傳又唐末張曙中
和間舉進士避難到巴州宴於郡樓坐中作擊甌賦
極精工郡樓由賦顯名後人遂命之曰擊甌樓而此
賦亦不傳如姚鉉編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
唐七十家大全集及國初館閣所編文苑英華唐人
花木音樂賦各有十餘卷而此兩賦俱不在惟擊甌
則巴州郡樓尚有碑刻曹植作巴倅時曾有墨本藏
之家今兵火後碑亦壞矣恐其歲久則此賦亦泯沒
無考故余錄之尚幾有傳如廣平梅花賦則平生訪
尋終不得見是可惜也俟更博訪之今錄張之賦於
后云唐張曙擊甌賦并序宋玉九辨曰悼余生之不
時今於不時也甲辰竄身巴南避許潰師郡刺史甚

懽按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饌酒簇樂以相為
娛言間有馬處士未至善擊甌者請即清譙爰騁妙
絕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斯可以抑揚淫
放頓挫匏竹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余
曰不徒為樂之至於斯酒酣舐筆乃為賦云器之為
質兮白而貞水之為性兮柔而清水投器而有象器
藉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俄應手以徵情莫不敲
蕭熠燿撇揆縱橫胡不自匏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
生孰為節奏樂我生平何彼穠矣高樓燕喜叩寂含
商窮玄咀社拂綺井以連騫送楓汀之靡迤函隈有
聖彪琳而雕虎揚睛潭上無風捷獵而金虬跋尾目
運心語波迴浪旋似欲奮而還駐若將窮而復連得

不似驚沙落鴈高柳鳴蟬董雙成青瑣鸞飢啄開珠
網穆天子紅韉馬解踏破瓊田愕昭衛軒神明請占
既嗟嘆之不足諒悲哀以為主誓不白單于臺畔和
塞樂胡笳定不入宋玉蓮中隨齊竽楚舞疾徐奮袂
曲折縈組潺湲下隴底之泉嗚咽上岑陽之櫓鶯隔
溪而對語一浦花紅猿裊樹以哀吟千山月午斯皆
從有入無妙動玄樞灑颺則水心雲母丁當則杖杪
真珠於是發春卉駭靈姝羞散弓鈿箏金鐸愁聞弓
鬼嘯神呼時手曲闌酒闌煙迷霧隔覽故步以躑躅
有餘聲而滴瀝臨流而欲去依依轉首而相看脉脉
太守曰遭此良辰好樂還淳諷賦已勞於進牘謳歌
為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起兮江樓春千里萬里

兮愁殺人樓前芳草兮關山道江上孤帆兮楊柳津
是何貺我兮擊拊眷我兮慙慙回首而漁翁鼓柁凝
睥而思婦沾巾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紛揉手是
非顧慕手隆替飄纓宜入醉鄉來自識天人之際唐
文士於尊俎頃刻之間作此等大篇之文豈不偉哉

漢鵠雀辨

漢黃霸傳鵠雀集丞相府鵠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
例以曷字讀之誤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人所著
之鵠而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鵠雀音芬本從鵠字
通用鵠似鳳也若夫鵠雀之鵠青色好聞不止俗謂
之鵠雞音曷與此鵠雀之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
訛舛

晉志之誤

予昔與婦弟羅君玉同讀晉書君玉曰稽康之誅於晉文帝執魏柄之時疑不當傳於晉向秀卒於魏世然其傳又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傳與稽康書者皆當考

錢載年號之始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於此余按杜佑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錢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己酉鑄永安五銖錢之歲凡

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讀書不精誤以高恭之奏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為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此固可笑矣又查中國正統之年號事始取諸北狄偏閩之朝見識何汙下邪恐後學承訛襲謬不得不辨

銅鼓始於漢

余嘗見陸游務觀筆記有云予初見梁歐陽頲傳稱頲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殊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司見西南夷銅鼓頗精祕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乃南蠻用之不足辱祕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如上皆放翁之筆第

余嘗觀東漢書馬伏波傳云授征交趾得駱銅鼓改鑄馬式上之詔置宣德殿門則銅鼓已見後漢傳非異書也陸氏謂梁方瑛貴已失之矣而歐陽生自梁距漢世未甚遠而謂累代所無尤可訝焉

王會貢職兩圖之異

東坡有閩立本職貢圖詩注引譚賓錄載正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昔周武王時遠國歸欵乃集其事為王會篇可圖寫遺後為王會圖詔令閩立本圖之及考唐書亦同謂之王會圖至武宗時點夏斯君長來朝李德裕上言有詔為續王會圖即無職貢之名而所謂貢職圖者見於祕府羣玉帖中李公麟所述云梁元帝時蕭繹荆時作貢職圖狀其

形而識其土俗首虜而後蠻凡三十餘國唐閩令作西域圖兼彼土山川而絕色如黎凡九國中有狗頭大耳鬼國為可駭皆所以盛會同而著遠覽亦貢職之流也元祐元年六月望日李公麟書于奏邸竹軒詳此則是貢職圖乃蕭繹而王會及西域圖乃閩立本也坡指職貢為閩所圖誤矣

紙筆不始於蔡倫蒙恬

傳記小說多失實只如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蒙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授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

之律吳謂之不筆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作筆非毫也至蒙恬而始用兔毫耳殊不知莊子書中有絜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絜邪莊子在秦之前筆非造於蒙恬明矣况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披亦非謂兔毛作管也則又豈可謂兔毫起於蒙恬邪此端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句以誤後世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號書注謂赫號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志亦非始於蔡倫但蒙蔡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紙筆始此二人則不可也

漢四皓歌同異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嘆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秀夏黃公用里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漠漠高木崔嵬崑居穴處以爲幄茵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士深谷逶迤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互有不同然高士傳之歌尤勝故併錄之

辨蘭亭不入選之失

林之奇少穎編觀瀾文序曰文選不收蘭亭記識者以爲遺恨又陳正敏遜齋閱覽云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然絲竹管絃語亦重複余謂陳氏之說陋矣周公作時訓以四十四氣定七十二候三月爲清明即明也言氣候當辰爲出火清且明也非天郎氣清而何且張平子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蕭統取歸田入選而遺蘭亭正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而陳氏又附和以絲竹管絃重複之語不知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管絃孟堅注已作四義又舜有白玉管唐賀懷智琵琶以鷓鴣爲絃之類非必絲竹而後可以爲弦管也豈足以病右軍之文故識之以一洗蕭陳之陋

坡注之誤

坡公元修菜詩自序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云修嗜之且云使孔北海見之當復云吾家菜邪蓋謂楊梅爲楊家果孔雀爲孔家禽事耳然此非孔北海所言亦非爲楊得祖而發蓋孔融字文舉爲北海太守楊修字德祖俱漢末同時之人並爲曹操所殺有傳在後漢書俱不載此事獨世說言語門載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君家禽其注云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仕至廷尉卿即不曾注云楊氏子乃楊修也今晉書自有孔坦傳

仕于晉元帝成帝時距孔融楊修之死近百年矣豈相干邪巢元修一時誤舉以為孔融坡遂因而筆之於遂固失契勘矣而趙次公者注坡詩乃妄云世說注楊氏子楊修也而又注贈僧惠表之詩則又直指云世說孔融指楊梅戲楊修曰此君家果不知何所憑證而敢如是胡說趙公如此類者甚多姑舉其一以為不揆箋注者之笑

五平五側體

西清詩話載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置酒潁河上晏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隱帖如姑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耳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四十字寄公如云日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云云

固為佳作然晏只引一句而梅賦全篇已覺辭費余又嘗觀陶淵明詩萬族各有託韓文公詩此日足可惜杜工部詩寂寞白獸闔皆傑句也其餘諸家五平五側句甚多至皮日休陸龜蒙又有五平五側唱和在松陵集中藉曰餘子紛紛不足數而陶杜韓之句可忽乎梅晏俱號博洽而俱云恨未之見何邪又所賦之詩果能掩三子之作乎余疑於是不得不識之

陵凌二物

前輩筆記小說固有字誤或刊本之誤因而後生末學不稽考本出處承襲謬誤甚多今略舉其一端如馬大年永鄉著懶真子錄辨王逸注楚詞以芟為凌秦人曰解若之誤當矣惟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

斛謂爾雅蘩苳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蘩也關西謂之蘩苳字音皆又云蘩厥攢注今水中芰此皆馬所記也今余考爾雅正本則云蘩苳英光注英明也即決也或曰蘩也字從及至蘩厥攢然後從蘩注水中芰也則是蘩與蘩其為二物不同王逸誤引陸生之蘩曰蘩苳而為水中之蘩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從水兩蘩字交證且誤以英光英明為英明此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

酒價緋魚

丁謂參知政事負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又蔡蕤廷試第一俄召對

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賜緋佩魚借緋即不佩國朝因循其制蕤對曰在唐借緋亦佩魚因誦白居易詩為證曰親朋相慶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投老喜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將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遶腰啼哭覓銀魚上尤喜其對之捷二事正相類但佩魚之對尤切於典故信大臣占對不可無學也謂字謂之姑蘇人蕤字文饒河內人並見於曾慥詩選紀載後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為李杜同時何故詩句所言酒價頗異客有戲噓者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近理也

阿房宮賦善用事

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雲何龍正本元是雲字後人傳寫之訛云未雲何龍殊為李杜之意蓋謂長橋之臥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正如蛟龍得雲雨恐終非池中物之義若加以雲字則不惟無義兼亦錯誤讀龍字耳左傳龍字見而雲注謂龍星也非龍也龍星未見則不之雲則龍當未見何形可則龍又星名何有於長橋之勢哉又此賦善於用事凡作文之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可證後代史後代不可以證前如阿房宮賦所用事不出於秦時只煙斜霧橫焚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六經只以椒蘭為香如有椒其馨其臭如蘭蘭有國香是也楚

詞亦只以椒蘭為香如椒漿蘭膏是也沉檀龍麝等字皆出於漢西京以後詞人方引用至唐人詩文則盛引沉檀龍麝為香而不及椒蘭以牧此賦獨引用椒蘭是不以秦時所無之物為香也只如近世文人作漢宮詞婕妤怨明妃曲而引用梅粧蓮步字尤為可咲此皆齊末以後事漢時寧見此而効之邪劉勰觀堂可謂不善用事為事所使殆謂此也

二月無絲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當作四月蓋二月則蚕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內所在必於此時蚕事方勝蓋月令蚕事乃在季春之月而祭義蚕歲注一云三月月盡以後豳風蚕月

脩桑亦指二月二月安得有新絲邪當是四字傳寫者訛刻畫耳其曰五月糶新穀却有之

父子同名可咎

古今同姓名者多矣而祖孫父子同名為可咎論語

已有西南官造漢世已多至晉而尤甚如兩劉毅二

晉一劉毅皆未又武兩周撫同時一為彭諫見紀滅

而無傳兩孫秀一為吳降王倫時人見陶侃傳兩解

為將有傳絲一解絲見陶璜傳兩周訪周訪傳時有與訪同姓

誤收訪兩王愷一王愷武帝之舅與石崇爭後見王

史皆走兩王渾王渾王澄為涼州刺史又唐文宗詔以韓翃知制誥

時又有一韓翃為太守帝書翃寒食詩一絕云與此

韓翃縱同時而同姓同名無足恠也然容齋隨筆載

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此祖孫同名

也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

仕此父子同名也余謂魏安同之祖孫同名諺曰元

魏乃北狄之俗不足以禮義責之而羅君乃中華人

又既號為處士乃至父子同名烏得而僭處士之號

邪視司馬遷以趙談與父同名而稱為同子豈不萬

萬相遠哉

班氏當從班

山谷云班氏以鬪毅於免得姓凡班姓皆當從班史

作班誤也

坡文之妙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與秋無事
斫樹須留葉在枝
者怨此乃隱括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
時在風沁者之吉泝者之凶同執于野其時在澤伊
種之利乃糝之厄坡以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
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至於前赤壁
賦尾段一節目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日至相
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
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
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

表中觀碑體孝門銘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為序至制曰可而系之
以銘其格甚新乃做榔榔州所作壽州安豐縣孝門
銘蓋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且柳宗元孝門銘史臣
既全在於序孝友傳文甚與雅蘇軾表忠觀碑視柳
有加宜乎金陵王氏以大史公作年表許之二文旨
意其允合於史法矣

周子愛蓮說如屈原橘頌

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
中固以香草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至早
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為枳也原自比志節
如橘不可移徒不然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
以為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托余因文公之言而謂
廉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為花之君子亦以自况與
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石一篇之文皆不滿二百

字詠橘蓮言能盡物之性者之妙無餘蓋盡心誠之所發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情體之

正符過封禪文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為西京之宗然未免記符瑞以啓武帝之移心君子已取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為可恥斑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謨真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為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為可喜也

大小各適其性

莊周之言有鷦鷯巢林不過一枝人曰鵬搏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也論之後世有本其談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字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以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

漢唐史取當代之文以為贊叙

國朝宋祁新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實體斑固項籍傳贊全載賈誼過秦論一篇蓋皆詞乃藩鎮之事實而過秦實項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之詞人之文而證之然司馬遷亦嘗取過秦論而贊秦紀矣但沒西貝生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揜人之善曷若斑氏直下楚以云昔賈生之過秦曰云云如搏蛟縛虎之壬何必比己出宋公何體本為歐公之所稱

天正惟班中道一代之史筆
賈氏二子之文益有
先於言史以入

六出一出花

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山雪花獨六出古今莫
喻其班理獨朱子謂地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
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崑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
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
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
秋云此桂一在離騷以喻君也先師魏鶴山崑桂詩
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累累佩印卓自注云顧虎
頭善畫金粟佛公孫衍佩五國相印真善借諭而體
物矣余亦嘗賦崑桂云四出花字矣三開格外芳名

高評月品韻勝霸秋香或者頗言之以為弗可移賦
他花木也

加田

周禮言加田無國正加田如今之加食實封也
中書繳詞當始於唐人

邵氏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國朝康定
間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
又王鞏聞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
論謂無近也然多是弼以余考之則是殊不知續通
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郎
温造李肇工益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撰進則
唐中書舍人有封還事始於本朝

輩

唐給

中草制學士不草制

俱不知此何牙高筋

吳備漫錄

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

頭上問宰

如故事文彥博對曰唐於事中表高不草

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如故成表高之

志云又草渥金立鑿密記曰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

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甘不可夜半中

人以詞頭投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為威渥不荅局戶

而寤明日其床制宣讀茂貞曰陛下人仰相學士不肯

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

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至范四公東齋記事真

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公不草制早獻既立楊文公

億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作孺子與孔目官而

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始也

折梅遣使始於諸發不始於陸凱

荆川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南遣使寄花

化一枝指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絕云川花逢宗驛使

寄與壠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舉

用多矣皆以陸范為證不知劉向說范已載使使諸

遺梁王之臣曰韓子者觀左右曰烏有

列國之君則折梅遣使始此矣





